

· 通俗文艺小丛书 ·

DU

HUANG

渡

荒

(公社史选)



渡 荒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、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

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
旅大日报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$\frac{1}{16}$ • $2\frac{1}{2}$ 印张•14,000字•印数：1—6,000 1960年5月第1版

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3•231 定价(4)0.08元

目 录

渡 荒	(1)
姚吉泰入社	(18)
我們得了玉米丰产奖	(30)
第一座鉛矿	(40)

渡 荒

公社主任 張文春口述 本社整理

咱們羅圈夾過去是一個窮山溝。一年四季不是旱就是澇，打下来的粮食除了交地主的租子就没有了，剩下那点点还吃不到两个月。穷苦人，一年十二个月得吃糠咽菜。

一九四七年，又是一个歉收年，再加上这年秋天闹翻身、斗地主，大家只顾诉苦、出气、分土地去了，地里的庄稼没能好好地收家来，转过年到了春天，大部分贫雇农家里都没有吃的了。有的吃苞米骨子，有的吃豆秸，为了渡春荒，西娘谷都留种了，只能吃上西娘谷秸子。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吃了几天苞米骨子，人就支持不住了，只觉得身上哆哆乱颤，蹲下去起不

来，哈腰再起来，眼前一片黑，两眼冒金星；孩子们吃了拉不下屎来，蹲在地上嗷嗷叫。

没有粮食吃，大家都没有心思搞生产了。富裕户看看没法想就搬走了，有些贫雇农也跟着吵吵要出外逃荒。

一九四八年，是我们罗圈夹人民翻了身的第一个春天。穷人翻了身，这可不容易呀！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苦战了二、三十年，不知牺牲了多少同志的生命才换来今天哪！就拿咱们罗圈夹来说吧，几辈子的尸骨葬送在这个穷山沟子里。过去，穷人白给地主当牛马，无衣无食。贫农徐连有一件棉袄穿了八年，用麻绳缝连的有一寸多厚，硬的象鞋底子一样……那时候我给地主赶车，饿得一把一把地吃牲口料……现在咱们才开始过上人的生活，从此穷人的命运要由党、由我们自己来掌握了。在党的领导下，我们能够

把几千年的地主封建势力打倒，我們就一定能够把貧困的日子过好！

那时候我是村里的行政委員，我知道穷人过去受穷是被剝削的結果，并不是命里注定。斗倒了地主这仅仅是拔掉了穷根。拔掉了穷根，就要扎富根，这就得靠咱們苦干。只要能种上地，到秋天打下来粮食，咱們就能够从穷日子中走出去。現在的第一步就是渡荒。

可是，我們该怎么办呢？我干着急，就是想不出办法来。

斗地主的时候，我們是依靠党的领导和发动群众。对，我去找党，去和大家商量。

我去八河川区委会找吳書記，他告訴我要把全村群众都发动起来生产自救。

当天晚上，我們就召开了貧雇农大会，会上我把吳書記的話向大家講了一遍，大家一听到党，渾身上下都来了勁

儿，大家想了办法，决定搞副业生产。互助组长楊启敏說：“張文春，只要你能够想法領着大家搞好副业，叫大家吃上飯，我們就保証不撂荒一亩地。”

会还没有开完，就有好多妇女抱着孩子找来了。孩子們都餓得不行，哇哇直哭。孩子一哭，勾起了穷人过去的难处，大家也都哭了起来。

我心里一酸，也掉下泪来，我說：“誰家有一碗飯也要拿出来大家吃，穷人就要抱住‘团体’。我出去搞副业找吃的，你們在家里把地种好。認可我張文春不吃，也不能叫你們大家挨餓。”

我們把分地主的豆子榨了油，把豆餅先分給大家吃了，又凑了一些分地主的金銀手飾，套上一挂車，常吉財赶着，我跟包，正月初三我們就出发了。到安东卖了三百元錢，买了八千斤食盐；又赶到通化卖了盐，买上三百五十片豆餅。寄存下三

百片，拉着五十块豆餅就急忙往回趕。

出去了十来天，誰知家里人餓成什么样子呢？

大車還沒到村頭，就看見三、四十人向我們跑來，人們一邊跑一邊喊：救命人可回來了，若是再晚回來幾天，恐怕有人都要餓死了。

區委吳書記也跑來迎我們，他叫我趕快把豆餅分給大家。

晚上，我們開了一個大會。把豆餅削成薄片片，每人分一片，又燒了一鍋開水。吳書記也和我們一起就着水，吃着豆餅，嘮着喀。

有了吃的，群眾勁頭就足了。會上，大家一致選我當副業經理。我和互助組長楊啟敏挑了戰：我保證搞好副業生產，叫大家吃飽穿暖；他保證領導好生產，爭取丰收年。

吳書記当着眾人的面囑咐我說：“張

文春哪，大家选你，这可是全村人对你的信任啊！你们出去搞生产可不能忘了家里的穷哥们啊！”

吴书记的话象一把锥子扎着我的心。他这句话引起了我多少心事。每当我想起过去那些心酸的痛苦生活时，我就偷偷地流泪，艰难、困苦往事一幕一幕地在我眼前出现：

那是我老爹讲的：在我太爷那一辈，逃荒来关东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担了一副担子，一头挑着我爷爷，一头挑着一口老母猪。可是老太爷还没有等到在荒山里开出一块地来就累死了……我爷爷留下我父亲他们兄弟五个，来到罗圈夹开荒斩草，拚死拚活干了两辈子，把荒山变成了平地，可是他们还是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开出来的田，打出来的粮，全被地主给霸占去了。老爹爹临死时，最后一遍把这些事告诉给我们，他说：“就看你们兄弟们啦。”

我們兄弟們更是兩手攥空拳。我和張文風兄弟兩個給地主孫樹綱扛了三年大活，才給我說上媳婦。那年頭窮人窮的叮當响，有了家口更是愁！

那年頭，扛活都是連年干，年節都回不去家。

我二十三歲那年給地主扛活，到了年三十晚上半夜多了，我給人家掛好燈，升好火，要迎神吃餃子了，地主才放我工，叫我回家。到家五里路，可是我却走了老半天。我心里想：一年苦到頭，大年晚上我給他們媽媽孩子捎點什么呢？什麼也沒有。渾身上下我摸了一遍，腰里只扎了一根草繩子凍着一塊冰疙瘩。堂堂男子漢，這個家門我可怎么進呢？我對他們娘兒倆說什么呢？

到了家，我悄悄地用舌尖潤開了窗戶紙，只見她懷里抱着大小子，渾身上下沒有一根棉絲兒，單衣衫露着肉，腰里圍着

一块破麻袋，守着火盆，两手捧着半碗面子流眼泪。她一边哭着一边数叨着说：

“孩子，人家有钱人家过年吃饺子，咱们穷人家只有这半碗苞米面，等你爹回来一块儿过年吧！”说完了，妈妈孩子一起哭。

我的心，象揪掉了一样难受。要我这样的男人有什么用呢？我一狠心，解开腰里的绳子，摸到树下去上吊。到了树下我就呆住了，寻思寻思放声大哭起来：我死了，他们不得更受苦吗？天下人象我这样受苦的多着哪！为什么受苦的人没有一条路可走呢？

听到外边有哭声，她知道是我回来了，围着麻袋跑出来，一头扑倒在我的怀里。我把她扶到屋里，三个人大哭一场。我心里有多少苦水要诉说啊！可是那个年月就连诉说的空儿都没有！到了家还没有等到全身暖和了过来，鸡叫三遍了，大年初一

天沒亮，我又得把他們娘儿倆扔在冰房子里去給地主当牛馬。这就是穷人过年啊！

那个时候，我懂得的道理很少，可是我知道受穷的人多，穷人也总会有一天能熬出个头来。果然，在一年秋天我就听说紅軍来了。紅軍，我常听人家說是專門为咱們穷人打鬼子抗日救国。說紅軍比天兵天將的本領还大。我就偷着扛上二斗粮食去找紅軍。紅軍同志見了咱們穷人問寒問暖，可亲热啦。他們叫我領道去打四平街（寬甸一个村名），这一仗打的可漂亮，鬼子全被打死了。紅軍把得到的粮食和衣服分給了老百姓。

第二年春天，这件事被二鬼子——保甲队知道了，把我抓去逼口供，不容分說就灌了我九壶泔水、三壶洋油。我什么也不說，他們又压我八个人的杠子，压完了再打一百六十皮帶。現在我的腿骨头还断着。

旧社会沒有穷人的活路，我鉄了心，什么也不說。逼不出口供，二鬼子最后下了毒手：把玻璃压成粉面，合上大蒜水和辣椒面子往我的两个眼睛里抹……等到人們把我救出来，我什么也不知道了，我足足在家里癱了一年，眼睛什么也看不見，只見两道白光。我的一只眼睛就是那时候瞎的。眼睛虽然是瞎了，可是我的心不死，我相信总有一天紅軍一定会回来的。

一九四六年，共产党来了。那年我給地主孙宝貴赶大車，打游击的时候我給咱們部队拉东西，認識了吳連长。他白天晚上給我講道理，他告訴我，土地、大車和地主官僚們的一切财产都是咱們穷人的……我第一次向他訴了苦，他說我的苦也是他的苦，他給我四十元錢叫我回来找地主算賬，他还告訴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。听了他的話，我的脑筋一下子就开了。我把大車交給了部队，回来就和地主算了賬。

从此，我才明白穷人过去为什么受苦。

我回想着这些辛酸的过去，含着眼泪走到区委吴书记的面前，我对着罗圈夹的父老兄弟們說：“我們要感謝党啊！沒有党我們早就冻死、餓死了。我記着党的話，我張文春受了一輩子苦，我要一心为咱們穷哥們办事。这个坚定的立場，永远不变。”

一九四八年二月，我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。那时候全区只有吳書記和区委組織委員两名共产党员。我是候补党员。

第二次，我們准备了两輛大車去拉豆餅，出发前，我弄了点苞米面子，掺上豆餅做了几个干粮帶着，又弄了一块破席头子放在車上，准备哪餓哪吃，哪黑哪住。

这一天我們来到了葡萄架岭附近，遇上了大雪，鵝毛大雪团团下，天黑的对面不見人，走的人困馬乏。我怕上岭出危險，看了看大家也实在不能走了，就卸了

車，喂上牲口，在車的周圍圍上那块破席子，叫他們两个車伙躺下睡覺。他們剛躺下身上就落滿了雪，可是人累乏了，什么也不顧了，一躺下去就睡着了。天冷雪大，肚里无食，衣服又单薄，常吉財冻的縮成一团，我一看心里就难受。事出无奈，我就到附近地里扛来一捆秸棵升起火，叫醒他們俩一边烤火，一边啃着冻豆餅干粮。不凑巧，我們还没等烤完火，就被一位老大爷給堵住了，說我們偷了他的秸棵，非要我們包賠不可，不賠就要留牲口，不讓我們走。我这时才发觉自己不該偷着拿人家的秸棵升火。我摸摸身上，一文錢也沒有。我們就因为要給大伙少花一个錢才不住店蹲露天地的，哪里有錢賠他呢？我难住了。

这位老大爷有五十多岁，衣服也破烂不堪，身上披着厚厚的一层雪，冻得哆哆乱顫，我一看就知道他一定也是个穷人。



可是他的气性可挺大。

我讓他到火堆旁边来烤烤，我們向他承認了錯誤，我把我們罗圈夹渡荒的情况从头到尾向他講了一遍，最后我把我們吃的豆餅干粮給了他一块說：

“老大爷，我們村里鬧粮荒，人吃芭米骨子干不动活儿，我們出来这是給大家搞副业生产自救。我們舍不得花錢住店，一路上省下来的錢就能多买五块豆餅，五块豆餅就能够救活五口人的命啊！老大爷你就帮帮我們的忙吧！我們全村人都不能忘你。”

老大爷听了我們的話，也受了感动，他长出了一口气說：

“你們为大家办事这样热心，真难得呀！常言說‘天下穷人是一家’，天这样冷，你們就到我家里去暖暖吧。”

家里的人都在等着我們活命，我們心急如箭，哪里还顧得上休息，只好謝了老